

金石文叢稿本

肥前

四十三

特別

子10

4622

43



410
4622
43



西遊旅談卷四 五方

肥前平戶觀音院鐘銘

聖護院御願所平戶島觀音院奉施入鐘一
口應永十二年未十二月日



肥前

叔倉重昌墓碑銘

林整字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夫生死者天也命也偷生全身者君子所恥見危致命者君子所取也是以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欲立身著名無顧利害也從五位內膳正叔倉重昌者武林翻楚也大考從四位拾遺伊賀權守勝重大兄從四位羽林周防權守重宗父子相繼任京兆尹保護禁廷美譽芳聲在口碑也重昌自幼奉仕東照大神君視國莫其性剛強廉直溫惠濶達歷仕台德公大猷公恩眷不翅寬永十四年歲丁丑肥前國高耒郡賊民盡

惑耶蘇據有馬村原古城蜂起蟻同夏達江府大猷
公悉使西州侯伯士林誅伐之命重昌董其師監其
夏重昌携令嗣重矩即敗進癸入其地巡視郭壘邑
士屢出奇計明年正月元日重昌突馳奮戰勇氣赴
赴曾碎戈折遂死之年五十一惜哉重矩追跡震擊
竭力勞心嗚呼勝敗命也翟彖死于賊軍索榮死于
石頭忠憤義氣千古不磨尔是同日之談也不免賊
兵族滅所謂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
覆者乎可謂舍生取義者也誰為斯人不及袂拭淚
乎及歲有公治世之取重矩膺榮選鎮守難波城其

後頻被登庸列執政叙從四品任拾遺為野州烏山
城主食祿五萬石高大門楣其子從四品重道繼封
濟美今大君幕下能政之初預國務增食邑移封武
州岩築城世世積善之餘慶於是可見焉重道為
重昌建碑於其戰死之所記其美而傳之于不朽也
追遠之志述夏之孝可以嘉獎焉謂之平淮西碑乎
謂之峴山墮淚碑乎請詞于余乃叙要概且係之以

銘銘曰

叔倉之姓漁流公清奕世繼美策勳垂名蠢蠢耶蘇
蚩蚩賊氓有馬據險同羣聚兵海日耀甲風雲飄旌

秦 泰山名重，鴻毛死輕。天降霜雪，松柏持貞。人處夷險，節操存誠。一朝趨義，千歲餘情。孝孫繩武，猶貽後榮。志士感信，以望家聲。斯人雖沒，宛尔如生。
延寶九年辛酉九月，整宇林懃直民甫撰。

厚城紀夏 卷十三第五丁 寬永十五年正月元日條

叔倉重昌以城不拔，不堪憤悶。單騎向城，伊達遠江守使者梶田權兵衛扣馬曰：「公將親鬪，欲臣請先。」公其少徐。重昌曰：「予豈毋戰乎？唯督戰也。子唯待我。」遂至松倉氏所，詈曰：「盍急攻城。」重次日，業已一戰，退勵後軍。城非一臂所拔，何其督責重昌作色曰：「汝非亂之原耶？不為衆先，欲與衆同。」超起罪莫大焉。重次無復戰意。重昌見子重矩曰：「夏至是矣，如之何？」天蘇 記使軍監謂久留米侯田三軍不覓先鋒，敗績。職此之由，請更一振。調所勘兵衛對曰：「我軍拂曉攻城，功

勞無比，乃辱於命，是總督之不春前勳也。君監三軍，其言如此，我不知所從。記勇功重昌怒，抽身逼二城，貞清未諫曰：「吁！是非總統之度，假令自輕，其如國幹何？」重昌曰：「余將也，卿副也，二人自為庶，足以勵諸軍乎？」遂進薄陣，殲衆軍，無一人能應。惟家人堀内庄左衛門加藤四郎左衛門渡邊佐左衛門突戰死之。重昌紺甲金飾刀，背旗画半月，腰帶麾，手把長槍，名當麻家世重，畧威儀，嚴肅，進止尤偉。賊認為將，爭逆相當。小林久兵衛前進殪賊，赤羽德兵衛、小川又左衛門、左右擁護，丸石兩集，重昌背旗裂槍竿折，猶進不

以，雙手緣陴，將踰而入，丸中胸而死。赤羽、小川殉焉。小林負重昌尸，亦中丸斃。伊藤半之丞、武田七郎左衛門、淺井六兵衛、平井新五兵衛、内山半左衛門，殊死力戰，以竹柵輿重昌尸還營。重昌伊賀守勝重二子，幼而穎敏，仕東照大君，采食千二百石于三河深溝中島，甚所寵任。世人目曰燕脂郎，言其兄重宗林周防守周防國，音与蘇方相近，謂燕脂之紅勝於蘇方也。慶長十年任内膳正，十九年大坂和議成，重昌入城莅盟，協旨。元和五年封中島侯，東照大君薨，歷仕台德大君、大猷大君，情益密，後為大番頭，以天

正十六年戊子生至是年五十一是日臨陣途謂貞
清曰諺云授頭匹夫噫我今日之謂也後重矩於帷
幄中得乃父絕命辭曰去歲新祺結弁纓於江城今
歲新禧結胄纓於原城噫世之轉移何有所順成係
之以和歌曰安辣達末乃督軾廻法試迷你快兒排
諾納諾納弥乃果辣跋撒契葛厥督矢烈三十一字
猶曰青春之首維華飄散殺身成名自為魁伴家人
村兩弥兵衛伊藤半之丞於鳥原城外江東寺修茶
毗法歛其骨骸致之兄重宗重宗墓之三河長圓寺
浮屠謚撐月院劍峰源光延寶中胤孫建碑表戰歿

之地
之處大學頭林蘄作文
一藩翰譜逸史回史外史島原
揆軍記耶蘇天誅記島原

徂耒集卷十四

七少

故長崎邑主昭威君墓碑 物茂卿

維正德三祀、昭陽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故長崎邑
主昭威君之神降于邑、初君之玄孫浮屠慧通、夢黑
雲之祥、寤識其所求之而未獲也、邑之童子有痘而
顛者、蓋馮之也、巫覡桃茆、執乩請禱、而後乃始獲其
寔、寔之所在於蔬圃中焉、則鄉者所夢處也、邑人以
為神而祠奉之、乃偕其後人暨鄉夫子之徒、胥議而
私謚之、曰昭威君之神、慧通既已募其邑、以修其兆
域、象石以碑之、又背其同人林百載者所狀狀、跋涉
千里、來於東都、謁予、不朽其事、按狀、君姓平氏、諱為

英治承時內相重盛之裔也。諸盛殲于文治，重盛獨以仁，故乃得其子若孫，往々保首領於州郡之間也。鎌府之衰，政出大夫，大夫以其同出自乎官重盛之孫，俾掌其家政。邑諸巨之長崎子孫，遂以邑氏焉。大夫之族，又殲于元弘，長崎氏亦以仁，故得免之。諱為基者，逃而之海西，入肥之瓊浦以居之。其後乃以氏邑焉。長崎之名，遂著於今。為海西要鎮，其始亦唯君之氏。是繇已，在勝國時，最爾孤邑，環大海而城之。君距為基八世，驍勇有知計，善長槍，與其兄協謀而守之。元龜、天正之間，與諫早古賀深壕諸帥，屢戰屢克。

孤立弗雌，及豐王之兵壓海西也。海西諸帥望風納款，君與兄獨恥臣之，兄去而依大村氏。君留在邑，以憤死狀之所載止，是不佞茂卿故嘗慨夫載籍弗備，往事之棼々，而仁人義士齎志以歿世者，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不可得而知識也。賴有其神，降於數十百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奔走其里，老邑人之子弟，馨薌蘋蘩，歲時罔怠者，僅々千百中之一耳。段使有之若君其人，亦於其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者，則未如之何也。可不悲哉。夫君之先皆以仁，故得弗殲，而長崎一彈丸之地。

不過百里君以此其藐乎今於群雄猜爭之交屢戰
屢克不失其地何翹狀所云知勇長槍之效邪得無
以仁撫其民々用弗叛乎豐王之威草靡海內君獨
恥臣之可不謂義士乎躬行仁義死而為神在祀典
有焉邑祀其故君在祀典有焉邑人祀之為當故予
特表而出之夫仁義者人之大節其它雖有湮滅罔
聞者亦何恤焉是可以不朽慧通雖浮屠乎不忘其
先人之墳墓亦在禮為合是可以銘々曰
服仁行義終弗微乎冥々兮臨下土者天乎歷祀曠
歲終弗止乎洋洋々兮若在其左右者神乎久閱歛顯

終弗湮乎纍纍兮出地上者幽之宮乎

崎陽大音寺傳譽上人碑 物茂卿

享保己亥歲、肥崎陽大音寺住持上人慧海、奉其先師真公之遺命、為開祖傳譽上人、立碑山門之右、又不遠千里、將幣東都、謁予不腆之辭、以紀其功績、予不佞謝不敏、不可、按狀、上人諱觀徹、傳譽其字、號法蓮社、筑後州人也、世姓安武氏、出自藤原氏、父義久、稱八郎、相傳世守安武城、因以為姓、上人為其第三子、生而九歲、得度於州之瀨高教寺、以穎慧聞、十四歲、游学關東、籍于常之大念講寺、臘滿、賜黃、得稱上人、慶長甲寅歲、游化崎陽、初勝國時、以筑之博多、

舶

為海船互市所。國朝始制廢博多置鎮崎陽方其時百事草創亦莫有寺院矣。值西洋人執左道以惑衆者蔓延海內有旨禁之弗能戢乃以酷刑々然後稍々戢獨崎陽為夷人所館自非我民人不可得而詰而民之蚩蚩習於邪不悛盤結莫之解也。官吏執法能革其面而莫喻于裏鎮臺患之聞上人勇且辨也乃構團焦于古街以居之號中道院大張金仙之教以喻導為務初稱檀越者塵々二三十人及於玄風大煽邪從屏息蹋銅版以來歸者日益衆矣左道之鬼於是乎大沮遂至有竊謀害上人者凡 國家

徒

之制不許民帶雙劍而鎮臺特許其檀越家以此捍上人重其任也。台廟時元和丙辰歲鎮臺奏准以故西洋館之地在舊博多街者賜上人為寺越明年丁巳歲寺成山號正覺寺稱大音惟院之名仍舊崎陽於是乎始有寺焉凡其俗土官譯人以至諸禪師上人皆以八月朔執謁鎮臺如它邦賀正者儀而大音寺住持上人例獨先諸禪師上人者以此。猷廟時寬永丙子歲民之竊奉西洋教者聚反於州之島原天草地豆州刺史川越侯源信綱督海西九州諸侯之軍以圍之越明年賊平又明年戊寅歲源公

聞上人嘗有大功勞，特厝賊鐘寺樓，以為京觀。又奏請賜今地，以移寺，以市街置也。辛巳歲，獻廟召見上人，出班獨謁。賜時服三，又特賜封告，以鎮道場祠曹文書副焉。凡崎陽諸寺院，有封告者，莫先焉。又賜白金百錠，以充移寺之資。令崎陽戶出一夫，以助其役。厥後大音寺住持上人，世朝東都，例皆出班獨謁者。以此慶安辛卯歲十一月十三日丁亥，上人寂。法臘五十有六，世壽六十有四。嚴廟時，寬文甲辰歲，特賜白金百錠于第三世住持上人。法譽為修寺料，以開祖上人之故也。凡國朝之制，無

貴賤，死必受度於寺。懲西洋之姦也。而崎陽諸寺院，每度死者，必券以告官，以嚴其防。獨大音寺則否，亦以開祖上人之故也。茂卿按祀典，能禦大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夫西洋之夷，雖瑣乎微，包藏禍心，密謀竊國，巧言如飴，以餌愚民。愚民罔知覺，淪胥相溺，以陷刑戮。是其菑甚於洪水猛獸也。厥在慶長元

極 知之際，官所不能挽其心，而上人能極之。朝廷憫其愚，而莫能為仁，而能達朝廷之仁者，上人有焉。則上人之於崎陽，功豈在禹下哉。夫崎陽之民，亦繁矣。其祖其先，藉上人而得為良民，不殄其世者，豈鮮

剝

鮮乎。今諸利雲興家殊其宗。宗爭其教。斷斷然以聒之。則上人之有德於我。其孰知之。故特表之以祀典之義。是何翅在其為正覺開山祖師哉。崎陽之民。其戶祀之可也。銘曰。民怵乎邪。迷死不回。威所不服。恩不能徠。大音一振。于奪其志。全其首領。子孫繁齒。不爭不喻。不喻不存。上人爭之。其爭也仁。

明治六年正月日校

精里二集抄卷一 三才

萩侯墓碣

古賀精里

官爵朝散大夫。紀伊守。鍋島侯。諱直知。字示良。少名麟太郎。加賀守諱某側室之子。以天明二年壬寅五月生。以文化元年甲子二月卒。生皆於江戸幸橋卒。邱春秋僅二十三。奉喪歸葬藩之某寺地。先塋之次。侯幼而歸藩。先考命居學舍。不使長於婦人之手。保傳近臣。皆以教員學徒為之。晝講夜誦。課業如士人子弟。就寢則使左右代讀野乘。然後眠。終始如一。六年年甫十三。先公告老。侯襲封。授今官爵。嘗從先公漁邑之祇園川。或請決塲。侯不荅而罷。謂左右曰。農

事方殷。一場之水。可灌數百頃。決之苗必槁。塞決。民必勞。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膳宰上食。有芘繞。餒竊去之。而不言。膳宰聞之。感泣。享和元年。疾在邸。聞先考訃。哀毀過度。遂得疾。明年四月。當之封。以疾延期。既而粗安。至六月上道。至相州。酒勺川。大雨漲溢。退次大磯驛。又感疾。居六日。自責曰。先考捐館。不侍醫藥。今歸。亦不及墳土之未乾。是罪人也。加以從者淹恤。如其歸。思何。遂決意而行。途中頗困。至藩。得痊。於是會群臣。諭曰。余賴祖先之遺德。獲從辟公之後。自顧孱薄。大懼不克負荷。以貽祖先羞。是以夙夜悚

惕。欲勉遵。庶度。振舉廢墜。卿等勿謂吾君不能。而棄我。苟有所見。盡言勿諱。方今用度窘罄。士庶凋悴。務之當急。在飭躬育林。崇節儉。拯窮乏。若夫游佃。猿樂。則權廢之可也。群臣叩頭奉命。布之封內。故事。疾到藩。先期脩道。梁水。以備漁獵。斯命一出。民欣然相賀。其他弊害。以次省革。侯性溫柔。謹慎。常慕漢文之風。人苟進言。雖或淺瑣。不足取。深加嘉獎。其為政。在攬大綱。而責成相臣。得君人之體。是以群下感勵。惟恐負其託。嘗謂群臣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君不脩身。以臨下。特以政令驅民。不亦誤乎。發政施令。一

以身先之。是疾之所以動民也。然事方就緒。而遽不起矣。讀書之暇。好作詩文。雖病不廢。他無所嗜。著有若干卷。多自警之意。議某官某氏女。未娶。無子。弟捨若君襲封。銘曰。

索 建索。昨土。二百曆紀。公侯世及。長於純綺。闇習古今。學製錦美。不沈於俗。嗟疾特起。細旃講道。治體一揆。節用惠民。登賢排否。躬行居要。首肯色喜。觀其新政。如輪合軌。奏績顯煥。屈指可埃。百姓無天。錫而忽視。日為之兆。後嗣以似。

精里二集抄卷一

橫尾靜安墓表

古賀精里

殞 余肥產也。昔遊京師。同鄉諸生十數人。適亦在彼。類不服水土。後先病殞。還鄉者僅三之一。余幸在還中。而病患沈綿。非復故吾。其後每送鄉人之遠遊。未嘗不壯其志。而憂其病也。既而應辟。鄉人之來相從者。亦數人。橫尾生其一也。生有弟。亦從人來藩邨。無幾病死。而生善病。是以屢勸其早歸。生留五年。將辭去。尋師於京師。余亦申前勸。生雖不敢拒。而以宿志未酬。留京半歲許。遂得疾而歿。哀哉。生名定。字靜安。佐嘉醫臣仲健君長子。性穎悟。不脩邊幅。幼從余松

水塾學。頭角蘄蘄露矣。事親和順。君行役久。生奉老
撫。擇綜理家事。如老成人。逮于君歸。乃赴瓊浦。及肥
後。筑前。研講其業。以選給資。遊江戶。又寓余塾。丐其
弟之病於邨也。不即報生。比往察症。則不治矣。生甚
悲恨。百方救治。不交睫五六晝夜。醫藥斂瘞。竭旅橐
而無所顧。聞者感嗟。生攻業益力。又歷謁名家。求其
啓益。在京染瘵。疹體未平。舟行數百里。訪惠美三白
於藝州。病勢遂深。是時告其友曰。余將復求治。京醫
審不可療。則當亟歸鄉。見親姻朋舊。盡吐情素。然後
備然而逝耳。會三白之江戶。挾生至大阪。增劇。不果

入京。輕舸西歸。卧數月。竟如其言而歿。實文化元年
六月廿二日也。年二十四。所作詩及書法皆可觀。生
之行李。附運船。歿後乃達。獲之得所輯書四十卷。亂
稿未秩。亦可四十卷。皆羈中所為。其勤敏如此。銘曰。
童蒙求我。擔簦我寄。其進開眉。防疾心悸。畹蘭云折。
臨風零淚。矧在骨肉。計程竣至。頓顙永訣。不獲暫侍。
天培美材。遘年之卑。遺志焯兮。壽猶不匱。

齋藤孟翼墓表

古賀精里

遣

孟翼世連池藩臣也。氏齋藤。名利長。通稱嘉右衛門。別號西山。芳諱某。妣田中氏。以寶曆四年甲戌六月六日生。初寄學於藩相松枝氏家。松枝氏資遺大阪。受學河伯潛。賴千秋。尋使游江戶。就信古堂講業。是時始謁侯於邸。登仕近習。攝伴讀。既而還藩。其後扈東觀。陞憲長。進為諮議。兼藩學教授。再扈江戶。掌內帑。歸數歲。又為憲長。遷世子伴讀。兼要人。文化六年四月朔。以疾終。春秋五十六。前後恩賚最渥。至是又錄其功勞。增為後者精一祿。要田中氏。無子。精一其

弟某子也。銘曰。
我學之始。無適師承。浮華功利。羣喙爭鳴。依依負笈。
浪速觀生。著鞭在先。改觀心傾。支藩孔邇。講究逢迎。
官涂乖隔。十七星霜。忽驚就木。我將何銘。倡道之志。
身後益明。

溫山文卷中 墓

亡友能見子矯墓碣

川北溫山

淺草之原。龍寶古刹。零露濃濃。暗虫咽咽。兀然立其
中者。繫七友子矯之碣也。子矯受學予先府君。才思
明敏。器宇異人。予與子矯及佐復卿同案聯業。酒食
遊戲。亦復相俱。復卿最長。子矯少。余三歲。嘗相譖謂。
吾儕三人。後死者。須誌前死者。余曰。吁。予則將煩子
矯。而子矯溘焉逝矣。復卿狀其行。使予銘。予慵懶。稽
緩。歷歲。子矯謂之何。子矯諱勝強。能見為氏。世仕島
原。生寬政丁巳。沒文政己卯八月廿五日。配笹田氏
生友藏。所著有松濤園稿。銘曰。

幽之與明。一朝離隔。浩浩之天。千古同席。

溫山文卷中 十六

島原隱士鎮齋森田君墓碣

川北溫山

島原隱士森田恭輔。來訪予官舍。曰。父沒二十二年。未銘其墓。乞先生作之文。遂說其家所傳藥方。予試服之。胸腹為清。按譜。森田氏本姓多多良。出自大內氏。義隆之亡。有庶孽師法者。家人內藤右馬助。攜而投島原。經數十世。或仕或農。至鎮齋。專業醫。初大內氏之盛。司明國通交。勘合印。明人傳哥樂方。師法避亂。懷其書。其方大目八十八。小目十七條。於是大行于世。生活甚多。鎮齋諱朝榮。字仲治。為人穎敏。能得

業於小篠氏。其在江戶邨。師吾華沼先生。生明和五年戊子四月九日。没天保三年壬辰七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葬嶋原城南快光院先塋之側。先生存江戶邨。娶田邊藩橫川氏。生四男一女。長元吉。次女皆夭。次知命。字士勲。嗣。次信義。出。冒尾崎氏。季陽之助。亦夭。後娶澤氏。生二子。知德。成美。既葬。門人願捐貲表其墓。謀之士勲。士勲狀其行。郵寄乞余文。余與先生有舊。亦善士勲。故不敢辭。銘曰。
豈翅善書。復以學優。經紀有法。史職是修。繇繇世次。本枝表揭。濟濟士流。門地序列。嗟爾遺業。永久鑑衡。

坑

弟子弗諉。標斯幽坑。

大同新報第二號 五才

重建日本長崎至聖先師廟碑

粵自赫虹流玉、演圖媿蒼聖之功、翠風離珠、率舞遵素
王之軌、闡鴻蒙之墜緒、由贊神明、挺象緯之奇姿、宋鏡
寓宙、所以登其林者、摩挲夫劍舄、入其宅者、陶寫乎絲
簧、炎精肇啟、靈哲代興、或懋太牢之祀、或樂陳六代
之懸、十二旒卷衣作繪、藻火焜煌、十六枝祭戟當門、蘭
錡森衛、莫不畫拱相望、華棖交映、圓海環輪、竦重阿之
爽塏、類他辟治、亘橫舍之綿延、我至清之撫、有方夏也、
陶鈞庶品、演迪斯文、黨有庠而術有序、於論鼓鐘、上為

林 旒

為圓而下為方，既勒撲斲，丹墀青瑣，上儕王者之居，玉
碣金鋪，載炳煥焉之美。良以尼山振鐸，洙水橫琴，承道
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峻德，克明廣教，思於易詩書禮春
秋，彝倫攸通，言語所通，舟車所至，食毛飲血之倫，懷而
思慕，鑿齒雕題之域，莫不尊親，而况扶桑若薺，峙海表
之雄，敷藻揚葩，服聖人之訓者乎。日本國長崎者，冠蓋
之都，舟航所聚，九阡七陌，鞏既脫於蓬瀛，荀史陸文，紛
環絡於藻府，學廷顯啟，學校宏開，奮有漢代，範銅至聖
先師象一軀，當殘明永曆之初，為正保丁亥之次，表土
圭以側景，乃召司空，散金布以庀材，特頒內帑，皇堂斯

叙

環

建，廟貌式瞻，上丁奏萬講堂，開博士之筵，小雅肄三，比
舍列學生之屋，玉斗珠衡，飾象幹而為佩，旒旄羽葆，拱
麟紋以未遊，嗣以生徒蒼萃，宮室卑庠，敞環堵之宮，僅

拓

容旋馬，拓廣文之館，莫慰瞻焉，思足以隆俎豆之上儀，
房誦絃之盛軌，欵夫易之象曰：利用為遷，定之詩曰：卜

益

云其吉，二百邑，恢於貞觀，八十齊設，自元豐，于是擊應
門之鼙鼓，集者如雲，樹靈囿之拱，鋪成於不日，規四水
之深洞，璇源寫璧，蔭孔林之慘鬱，松翠交羅，圓井葩流，
方疏綺錯，蓋徙建於茲者，在心德紀元歲辛卯，當我朝
康熙之五十年也，無何星霜倏易，鳥巢攸居，兔葵燕麥，

埋殘鷓吻之璫，焔白蟬紅，墮裂魚鱗之甃，梁木傾欹而
就壞，繩樞朽腐以待存，將魯國靈光，頓失翬飛之聳，而
接輿狂士，弥傷鳳德之衰，元珎名隸膠庠，職司筦推，採
銅供泉府之需，奉詔達滄溟以外，兩撒風檣，夢遊瓊浦，
詔檄 文犀大貝，神徃寶山，雖測海未，媚乎親歷，而披圖每得
自評，未玉振金聲，知聲教訖於四海，瓊姿瑤想，實景行
切乎高山，豈有參天兩地，八埏荷其旃幪，而令上雨旁
風，一畝淪於瓦礫，爰慨鳥羊之摧頽，亟命鳩工而相度，
因奉祠向井子哲，而集夏焉，始自壬寅迄乎癸卯，精廬
重構，均校維新，畚揭初陳，土缶駘羶，羊之異茅茨，既剪

石砮占隼鴉之祥，繡棟凌霄，丹甍煥日，復於大成殿後，
創崇聖祠三楹，水滄木本，感風雨於防山，春露秋霜，潮
粥饘於銘鼎，所以體追遠之思，崇報功之典也，嗟乎廣
柔山遠，携杖逍遙，古杏壇高，剡船香靄，寫殷憂於擊磬，
會泛入海陽，襄酬昔夢於桑梓，何藉問津，沮溺縮地無
方，我愧升堂之弟子，觀瀾有術，相期習禮之諸生，大清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冬十月穀旦，浙江杭州府學
明經博士王元珎謹撰并書，大日本弘化二年歲次乙
巳春正月穀旦，泐石。

飯山文存卷上 廿五下

中西譽左衛門墓碣 辛酉 松林飯山 大名村 漸人

君諱重之、姓中西氏、稱譽左衛門、振之熊內村人、為人聰敏、為大里長、在職二十年、濟物利人、汲々如饑渴、及致人皆思之不忘、村舊有長谷拔谷兩陂、歲久荒廢、蓄洩不便、田多水旱之患、為長者積數人莫修也、君曰、為長如此、民將安賴、乃決意修之、而其費當出於民、君深憂之、村有以水碓為業者、歲納税金若干、因借數年之稅、以供其費、身自督視其功、日立畚鍤、間雖祁寒溽暑、不顧也、凡一年有餘、而功成、蓄洩復舊、民不出一錢、而境確之曰變為沃饒矣、此役也、

役徒三人為土壓死君捐私財葬之棺歛施恤莫不
周到其他平生賑救人者不可勝數嗚呼近世培克
成風調歛日急民之貧者殆不能自治而閭里之長
又逢迎貧吏加以威令驅以鞭撻熟視其饑寒流離
顛踣於道路如無見也甚則至假奉上之名以入己
其能用心濟物如君者幾人宜乎其為人所思也君
以安政己未八月廿二日歿享年四十有八葬於春
日野先兆之域父諱芳之生母田中氏早歿繼母森
氏妻今井氏有一女一男男尚幼養族人子道之為
嗣以配其女道之好學女亦善國雅有閨秀之目銘

曰
陂水湛々維君之澤禾苗蕤々維君之力不信我言
往視彼田

飯山文存卷上 七十一

大村藩掌藥醫長與俊達墓碣銘 丙寅

松林飯山大名村人

嘗藥醫長與君以安政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病歿享年六十有六葬於吹上先塋之次歿之七年其孫秉將表其墓謁余而乞銘余也幼受知於君義不可辭乃諾而銘之君諱分稱俊達家世武弁曾祖諱住勉始讓家於弟而學醫考諱知正濬指公時為侍醫食五口俸娶近藤氏生三子君乃其弟二以兄大嗣進為掌藥醫祿至二十石當是時唱蘭醫術未盛行世君獨謂其術之精妙非軒岐所及上書請奉之攻者

群起因免掌藥或有勸變志者君哂而不應會今公
幼時有疾無醫診爲水腫藥餌無效召君診之曰此
蛔蟲也投藥驅之不日而痊復原官聲名日譔乞藥
者陸續踵門矣初藩俗禦痘太嚴聞有患之者則昇
入山中雖兄弟親戚不許妄近以故看護不至多死
者君切憂之嘗閱暎國書有載牛痘法於是欲得其
苗買牛二頭刺嬰兒痘取其膿種之皆不成後十年
喝蘭人始贖其苗至長崎君先得之驗之四五人與
書所載符乃請而及之一藩爾後人無復痘死之患
公嘉其勞加賜祿五石遂命世傳其法使不絕苗君

四要曰待山氏渡邊氏末次氏中尾氏有四女而無
男以其長女配義子和次適須田長琢次適江間茂
昭次適富永政辰和早死又養姪誠爲嗣和有男卽
秉也君歿之前數年秉既長乃分祿於誠而以秉當
家秉亦以喝蘭學名庶幾不墜家聲者君天才穎敏
旁通儒書善賦詩尤妙筆札得蘓長公法面多鬚眼
光射人耳間毛長三寸嘗聞耳生毛者其人必壽心
竊期其莖艾而命乃止此何耶銘曰
自信之篤何恤人言仆而復起終始不遷是視是式
爾喬爾孫

松林廬之助墓表

朝長誠

先生諱漸字伯鴻，稱廬之助。松林氏，其先筑後人也。父杏哲，翁業醫，寓於我大村。娶森氏女，俱遊筑前。居數年，復未寓焉。先生生于筑前飯盛山下，因号曰飯山。幼而穎悟，有神童之稱。嘉永庚戌年，甫十二，公召見，出唐刻各試之，卒篇不誤一字，衆皆驚異，乃受業於教授片山琴浦。壬子之春，老公赴江戶，先生扈從焉。遂留學于安積良齋之門。良齋奇其才而善視之。後入昌平校，識見宏博，文辭醇雅，一眈才俊莫出其右者。在府下八年而歸，公命為教授，賜食祿六十石。

列上士先生謂教授任重非少年淺資之所勝懇辭
因更遊於京坂間三年汎交關西之名士大究其業
而歸公申以前命尋又參興政務先生稟賦明敏於
庶務無所不通焉而專以振起士風挽回頹俗為任
如尊王攘夷狄其尤所急也其出入政府也抗議敢
言義之所在必竭其虛蘊而止在職未幾子弟稍尚
廉恥而盧藩始知尊攘之為大義矣然而小人之情
每與君子乖異彼視先生之奮勵不已也殆若無所
自容焉蓋未幾一日安也慶應三年丁卯正月初三
夕先生以例上城歸將及其家有人從暗中躍出揮

刃斫之從僕駭入告舉家遽出視之則先生按刀踞
於中路竟以歿矣隣里聞變未敢賊則逃逸無及明
日門人連署請索賊公亦大怒會羣臣面誓討賊而
其蹤跡極詭秘未知果出何人也越二月二十三日
始捕賊數名後又逮十數名訊鞠悉服罪其為計至
姦聞之悚然可為寒心焉乃審其首從一由刑典凡
五閱月而夏平噫嘻先生之罹禍也固不幸矣然有
斯變而人心一定國家益固先生可以瞑也戊辰之
秋釋菜禮畢特贈參政格褒其忠勤也是歲也實幕
府滅而王室起先生不及見之惜哉先生以天保十

年二月十六日生享年二十九娶片山氏無子弟義
規嗣向者葵先生也門人欲其表墓比年兵馬倥傯
不果今茲秋乃克樹石而表之且勒碑以圖不朽銘
曰上帝降才正斯民則大義以明庶恥成倍蠢彼兇
頑寧為鬼蜮傷賢害忠明比蠹國天網雖疎弗漏亂
賊是首是從載糾載殛邦家既乂褒贈大渥於戲先
生百世仰德

明治二年己巳九月本藩參教朝長誠撰

此夏新報第五百号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五日

軍人軍属合葬之碑

編修副長官從五位重野安繹奉 勅撰

中興以來用兵三四役役罷將士酬勞榮勲金玉章
綬煌煌中膺纏肩其死戰者則招魂之墓植碑勒功
昭忠之祠輪焉奐焉嗚呼國家待戰士可謂厚矣而
吾又見之佐古改葬之夏焉七年征臺之役發艦於
長崎港軍人軍属死亡者悉載斂葬於港内梅箇崎
越四年縣廳將更造病院港内湫隘唯梅箇崎地勢
為尤宜於是申請遷其墓於佐古佐古者葬十年役
戰士屬也謂二役戰士均投命王夏魂魄當相依於

夏為兩便報可縣廳乃派吏員掌遷葬夏吏員不謹
遷葬連式舊壙有餘骸發堀凡三次而僅得衰夏會
海軍少佐田中綱常少主計伊藤祐順檢戰列墓地
到長崎察遷葬猶有遺漏推驗數三遂與西部檢閱
陸軍中將谷干城具狀稟于官於是天子憫傷更命
陸海軍二省改合葬五百五十五名於一堂堂中央
建一大碑錄改葬事由及各人姓名其旁列舊墓標
今茲十六年十月詔遣侍從北條氏恭修祭以安死
者之靈初梅箇崎埋葬夏訖天子臨祭樹碑記其顛
末其碑亦移在堂內而今尚臣安繹製改葬碑銘又

申命本縣猶就舊葬地遍索餘骸朝廷之優恤軍士
鄭重反覆至此死者有知當感恩於地下而天下之
士聞之誰不踴勵奮發思所以致身於國家哉昔者
文祿之役發艦於那古屋那古屋與長崎相距不遠
中古以降用兵於外亦唯韓臺二役韓之役前後六
七年死亡不可勝紀葬祭吊恤能有如今日者乎碑
版褒揚能有如今日者乎當此武將擅制毆人以就
役不復顧其後比之今日死者之幸不幸果何如耶
吾於是乎知王澤入人之深也銘曰
原上暴骸烈士之常而千里收葬夏出於破格塚中

起
枯骨人不介意而一片骰骨猶恐或遺失閱其堂阡
峻其碑碣封牲難幣祀典不絕無功不酬存亡無別
無德不報死生一節茫、紫冥維我西鎮南望臺崎
西隣韓國起、崎陽維我要津遠延歐米近接禹域
烈士啟魄安魂於此蕉蒿悽愴精爽不滅其必冥助
默祐守護疆圉以徼國家無窮之休福

陸軍大將萬左大臣二品大勲位熾仁親王奉

勅篆額

一等編修官萬修史館副監夏從五位巖旨修
奉 勅書

故長崎縣令從五位北島君碑

太政大臣從一位大勲位公爵三條實美篆
額

宮内省七等出仕正七位勲五等西尾為
忠撰并書

議
君諱秀朝稱千太郎又取之助姓藤原本氏益子更
北島東京府士族舊水戶藩人考諱智貞君其次子
也君少有大志慨然思效力王室年廿三以藩命于
役京師居歲餘議不合於藩吏遂棄仕而行與諸正
諫周旋正議士者執尊攘之說者是取幕府政衰

惡正謙士益甚、百方索捕、君變服為商賈、西游防長、以觀察西國形情、還謁贈相國岩倉公、公收屏居京北、陰圖譏與復之、莫得君大悅、引以為腹心、君又潛之函館、就洋人有所訪問、蓋亦承公意云、已而國家中興、明治元年春、大軍東征、三道並進、君承命隨東山道總督、以大監察參帷幄、五月入江戶、擢鎮臺府判事、收江戶初定、鎮府布治、革寺社奉行所為社寺裁判所、革町奉行所為市政裁判所、革勘定奉行所為民政裁判所、會計局二署、君執職於二署、及車駕東幸、轉東京府判事、叙從五位下、二年春有命、俾有

司救恤府下窮民、君共同僭議曰、周一收之急、不如為將來之計也、小金原去此不遠、地宜桑茶、而榛莽未闢、今徒可救恤者、貸以糧食農具之屬、以就墾闢、則民得生產、而官亦得田、是兩便也、乃高擢、莫互具狀上請、廷議從之、為置開墾局、以君充知事、於是窮民就業者數千人、秋政府官制、君又為權大參事、冬有旨、賜祿百石、酬鎮府始建收之勞也、後歲餘、進大參事、已而除和歌山縣權令、以疾免、七年春、復起為令佐、賀縣佐、賀新經兵亂、人心疑懼、君蒞以寬大、益必撫循、授士族產、勸農工、與學校、凡可以利於民者、

以次舉行、境內帖然、初佐賀藩令封內田主緩假佃
戶私稅凡三十年、佃戶所受田竟如其有、號曰加地
子、猶豫地、及廢藩置縣、當行釐正、而以理則佃戶失
產、以情則田主不服、以故事久不決、君斷以情理之
中、上請而行之、人以為得其當、九年夏詔廢佐賀縣、
以其地合於長崎縣、君又令之、明年春庶見島之亂
起、賊遺昏於君、誘以甘言、當是時近縣不逞之徒、往
往應賊、勢將波及、而長崎西陲之要港、內外人所雜
居、人切懼其動搖、君乃取賊昏、直封上於訖討總督
府、而令境內益嚴警備、又自喻士民以大義、竟無一

人失身者、亂既平、惡癘大行、長崎尤甚、死者相藉、君
憫之、自往視病院、瘡屬止之、不可因感染成疾、疾三
日沒、敗十月十日也、享年三十六、訃聞朝廷、惋惜、賻
賜有加焉、君為人脩幹、白晢、容儀端莊、寡語言、當吏
不亂治、劇如簡、尤長於牧民、有古循吏之風、而識者
稱其識量、君始在心、謙中、特非鎖港之說、曰、當今之
敗局、促自守、何以為國、國家興復之日、能弘交道、以
資經綸、則大業可立矣、其徒或以是疑君、君不顧也、
及中興廟謨、果如君言、岩倉公嘗語人曰、當敗首以
外交之、夏左右我者、實北島千太郎也、君既沒、長崎

縣民追思之久而益深其椿山之墓香火不絕君之
朋友故舊亦傷其遭遇盛衰未益其材而終也相與
謀將立石於長崎公園吏聞有賜金岩倉公亦捐貲
助之檢吏野村君維章主稅官白上君直方判吏伊
藤君謙吉大藏省員笠原君忠家以余與君有舊屬
為之文余不敢辭遂叙其出身歷官之概與言行之
大者係之以銘銘曰

漢

天贊中興多士載生或文或武雲漢成章於有若人
外溫中明義貫終始材比圭璋人曰台輔尔可改望
痛哉嗟乎虐厲爾戍惟是勳績聞達昭彰遺民在民

儼彼甘棠玉園之勝維冠等陽刻詞山石以垂無疆
明治十七年歲次甲申十月建

下田喜成刻

碑陰刻捐金者四百三十八人姓名姑闕

明治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写

